

## 與你相遇： 十七歲的身影 2018/5/21

今年(民國 107 年)「八二三炮戰」剛好滿一甲子。對許多即將步入花甲之年的我們，除了驚覺歲月流逝，人生不知不覺中進入了後半場；日前，意外的在夜裡收聽到改編自中正大學中文系王瓊玲教授長篇小說「**待宵花——阿祿叔的八二三**」的廣播劇。透過來自嘉義縣梅山鄉八十多歲，在八二三砲戰中失明與右耳失聰的男主角，阿祿叔的親身故事，忽然間為自己的出生找到了與大時代連結的意義：原來四十七年次的我們當年哇哇落地之際，當時許多父執輩正遭逢槍林彈雨的生死關頭。這群人犧牲個人來保衛台灣，為我們換來往後超過一甲子的平安歲月！

後來我們這群人可以小學時免於升學惡補之苦，享受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福澤，可以憑一己努力，從窮鄉僻壤或寒門中考進大學，擁有與其他人相同的向上流動機會，進行生命翻轉，而這些都不是憑空可得，是前人賜給的餘蔭。尤其是我們這群在八二三前後出生的台灣之(女)，何其有幸，可以遠離戰禍，享受先人浴血奮戰的豐厚恩澤！

而這些八二三季節出生的一代，無獨有偶，有一位也出生在阿祿伯嘉義縣的鄰村。在她將近一甲子的生命歷程中，帶著八二三炮戰的搏命精神，用「燃燒自己、照亮別人」來護衛自己的家園，與輔導一群迷失的青少年！

高二那一年，因為文理分班，我意外地被分到一群陌生人之中。原先在另一個班級所建立的班長地盤，一夕之間全部瓦解，並且出現「寡不敵眾」的弱勢地位。「真的很繁」，我當時內心如此抱怨著：「來到這種班級，選什麼都選不上…」，尤其原本當班長的我，再也無法保護與我同時被編入的少數同學，我充滿不平與怨懣。到了期末，面臨班上幹部改選，我一時興起，想起一個翻身的計謀：「何不找班上那個坐前排的老實人：阿里，搭檔競選，說不定可以為「原班」扳回一成」。我心想著：「看他老是土裡土氣、說話台灣國語的鄉下村姑，當然可以當我這個原本的班長，國語字正腔圓的台北人的副手……」。沒想到經過我們搭檔上台一席政見發表之後，投票結果竟然主客易位，我竟然淪落到只能當他的副手的田地！「真衰，我不甘心的呸一聲。這個班真是有眼不識泰山！」一時之間我充滿了猶豫，到底接或不接？幾經思量，如果中途退縮，豈不讓同學笑自己輸不起！？「好吧，姑且接下副手職位，再靜觀其變，等候翻身機會！」

從此，阿里與我每天必須六點多到校，負責環境整潔工作分配。對於他這個習慣早睡早起的人來說，加上又在學校附近租屋，一早到校輕而易舉。相對於我這個夜貓子，又需換兩班公車的通車族，要早起早到學校，真是苦不堪言。幾周下來，某日我帶著黑眼圈向他抱怨：每天要如此早到，我快受不了……。阿里想了一想，與其我勉強趕車來清晨執行任務，不如讓我做中午或放學輪值，一舉兩得。「就這麼辦，Yes, Maam！」往後年餘，我們分工合作，領導班上同學，打掃環境，在全校環境衛生比賽中屢屢得獎。即使到了高三面臨聯考壓力，也不曾鬆懈過。阿里和我經常一班工作，一邊在背英文單字，每天盡職盡責……。畢業時，為此學校破例的給班上頒發兩個服務獎，慰勞我們兩個人替班上爭取環境整潔的榮譽。上台時，阿里那天終於露出難得的笑容，而我一邊打趣說：「以後兩人可以合夥開家清潔公司了！」另一邊很佩服這位看起來仍然充滿士氣的同學，四百多個日子的堅持與毅力，「真是要得！」

也因為這樣合作經驗，我終於取得加入他「死黨」的資格！別看她平日沉默寡言，做起事來有板有眼，讓許多平日看似玩世不恭的同學，徹底對她折服！於是考完七月初的聯考後，她當眾宣布邀請同學環島之旅，其中第一站是到他那個「田仔中央」的鄉下老家，品嚐道地的土雞肉與野菜佳餚。於是一群十七、八歲的女孩子，就這樣搭乘火車（慢車），浩浩蕩蕩地來到嘉義鄉間。記得那一天下了轉乘客運，路旁映入眼簾的是阿里久候的模樣，臉上帶著南台灣日曬的紅紅笑臉！到了她家，受到他父母親切好客的招呼語款待！正當大家七嘴八舌地分享旅程辛勞，搶喝著阿里家準備的涼水與飲料之際，屋角突然出現一位穿著長袖洋裝的瘦小女子，身體有些歪斜的靠在牆壁上，一直往我們這邊打量，神情卻有些靦腆……。阿里看到後大方地告訴大家：這就是我的大姊，小時發生腦膜炎，腦筋燒壞了，可是人很好……。屋內吵雜聲突然安靜下來，有同學問道：原來這位就是你每次放假急著回家照顧的那個姊姊？！你那麼會做家事，那麼會打掃，是不是與這個有關？阿里有點尷尬的點點頭：「反正回家就是要幫忙……」她義無反顧地回答。

不久，大家終於品嚐到傳說已久的土雞肉與各色佳餚。這群十七、八歲的容顏，在夕陽餘暉中容顏煥發，高談闊論著高中三年的豐功偉業，與數不盡的糗事，沒有人察覺到接下來曲終人散的時刻，即將到來。

當晚酒足飯飽之後，眾人各自從屋內搬出長板凳與涼椅，阿里更貼心的準備許多零嘴，供嘴饞的我們延續話題。於是大家在月光下各據一角，擺起聊天的龍門陣，頗有「不醉不散」之勢！聊著聊著，不遠處有一個男子的身影出現在夜幕中，伴著吉他聲緩緩唱起歌來，歌聲中帶點憂傷，增添幾許浪漫！「阿里，那人是誰啊？」「啊，忘了介紹，那是我二哥，要升台大三年級……」。我當時在想：「那人是否失戀了？不然歌聲怎麼如此感傷呢？」由於眾人才剛考完大學聯考，人人前途未卜，聽到阿里有一個讀台大的哥哥，不免頓時心生

羨慕。「明天請他當嚮導，帶我們去玩如何？」黑暗中聽不出是誰提出如此大膽的提議！阿里哥哥沒有抗議，繼續自顧自的彈唱，好像與當時夜色的蛙鳴蟲聲，共同組成一個鄉間交響樂團，充當我們這群城市女孩話題的背景音樂，也增添不少神秘的色彩與樂趣。

沒想到隔日一早，可能是阿里哥哥禁不起妹妹的苦苦哀求，真的駕來家裡的牛車，徵求志願者搭乘。經過討論，終於幾個膽子較大的同學，「顧不得形象、爭先恐後」的爬上牛車去，嘗嘗難得一見的「牛車之旅」。只是當日炎熱，可憐的水牛氣喘吁吁的載著一大群人，漫遊在鄉間小路上，喧嘩聲也驚動了正在田間工作的莊稼們。阿里沿路解釋：「是我高中同學來玩，台北人，沒坐過牛車啦！」

「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，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多回憶此段歲月，當年十七、八歲的影像依舊清晰，宛如昨日。

而後，我們各奔東西，各自在不同的城市上大學、戀愛，工作與成家。期間，或許因生活的擔子，我們逐漸失去聯絡。只是，內心中總是有一份他日再相逢的期望，在內心深處「同學仍是老的好」，即使行走再遠，分隔再久，彼此想起對方，情誼依舊在，相知、相惜、信任不變。

這讓我想起另一首古詩：「咬定青山不放鬆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萬擊猶堅勁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」。阿里往後近四十餘年間的生命歷程，剛好目睹了台灣政治解嚴、經濟起飛、教育改革與政黨輪替等重大經歷。而他也在偏鄉學校作育英才，輔導迷失的學生。畢業後十多年，她突然邀我到任教國中，與家長們專題演講，討論是否應讓孩子做家事等親職教育議題。會後，還邀我們夫婦到家中小憩，敘敘多年不見的家常。

往後，我們陸續在同學會或其他的聚會場合見面，甚至在東海大學的家庭聚會後，阿里一家特地跑來相會，得知她的大兒子，原本想來我服務的科系就讀，可惜後來因故，改到師大就讀，算是圓了阿里當年的夢想。

一直到四年前，一向硬朗的她，在同學間傳出她生病的消息，以及如何經歷持續做化療等艱苦歲月。所幸，癒後良好，我們都衷心的為她高興。不久，我趕到台中開會之餘，順道去看她，臨走前她們夫婦熱情的為我準備大包小包的伴手禮、我還苦笑的对她抱怨：橘子與蘭花都太重了，你忘了我們都是快要進入花甲歲月了……。

今年(2018)五月四日，在台大因卡管事件而鬧得沸沸揚揚之際，我趕去台中見她一面，幫她腫脹的小腿按摩與禱告。那時才知她已經幾乎無法進食與說話

了，只能有著烏黑的雙眼望著我，並向我合掌致謝。沒想到這會是我們這輩子最後的會面……。

其實，阿里的離去，我真想好好的痛哭一場，只是每每腦海中浮起他的畫面，卻依然是當年十七歲的模樣，以及那個恪遵職守、樹下苦讀的身影！

好走，我親愛的好友！